



青莲文学

主办: 济宁晚报社

济宁市青年作家协会

协办: 济宁永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

邮箱: qinglianwenxue@163.com

冬日凛冽,又想起当年求学的经历。那时候上学不只是学习,更像是一场与命运的博弈,能在中考或高考中成功突围,对大多数农村孩子而言,这是唯一改变命运的通道。

小学教室是土坯房,初中是低矮的砖瓦房,窗户没有玻璃,冬天用塑料布挡风。课桌板凳是学生自带,家里条件差不带桌子的,只能跟同学共用一张桌子,我就是其中一员。课本借高年级的,书页卷边、字迹模糊,甚至连词典也要借同学的,晚上还要点着煤油灯夜读。

记得那年,我要去外地读书。快开学了,学费像一块巨石压在娘的心头,挨家挨户借钱还是凑不够。我决定去学校问问能否减免学费,母亲同意后,我鼓起勇气去学校询问。因为是第一次出门,娘千叮咛万嘱咐让我注意安全。我按照录取通知书的地址到校后,得到的答复是“无法减

求学回忆

李占奇

免”。我只好坐火车回家,那时每天只有一班车,为了当天赶回家,匆匆买了车票,结果还是晚了。我去售票处退票,因为车票脏了,没有退成,只好无奈地走在大街上。那一刻,我仿佛听见有人在心里唱:“想娘做的那碗面汤,想娘做的那件衣裳,想娘看我时那脸慈祥……”我坐在路边的一棵树下睡着了,醒来泪流满面。

两天后,我又去了市招办,万幸调整了学校,离家近些,学费也低。

家里养的鸡是唯一的收入来源,天还没亮,娘把仅有的两只老母鸡捆好,放进背篓里,牵着我的手,走到集市,换了十二块钱。娘把钱塞进我贴身的衣兜,说:“拿着,好好念书。”离开家的那天,走出好远我回头望,看见娘站在尘土飞扬的路口,身影单薄得像秋后田野里的高粱。那一年,娘颤抖着掏出裹了三层布的毛票说:“恁姊妹仁念书,我砸锅卖铁也要凑够钱。”娘用她瘦弱的脊梁,挑起三个孩子通往未来的路。

我是住校生,每月背着干粮和咸菜往返,宿舍

里铺着草席,冬天冷得缩成一团,夏天蚊虫叮咬难以入眠。学校的老师多是本地师范毕业生,为人朴实厚道。有人晚起被罚跑步,有老师悄悄说情;有人交不起学费,班主任会自掏腰包垫付。月末,我坐公共汽车回家,下车后,太阳已经落山了。踩着洒满夕阳的小路回到家里,看到娘在灶前忙碌的身影,吃一碗娘做的热面条,那是我一个月里最温暖的慰藉。娘的世界里没有诗和远方,只有在灶台边搅动锅铲,在田间地头挥汗如雨,在灯下缝补破旧的衣衫。她撑起了一个风雨飘摇的家,也撑起了我们生命中最厚重、最温暖的天空,那是用汗水、坚韧和无言的爱写就的一首散文诗。

那个年代的求学,是在困苦中成长,在一次晨读与夜行中走向远方,像一场沉默的长征,没有呐喊只有脚步,没有光环只有坚持。如今,回望那段岁月,早已不是简单的苦字,而是一种淬炼,它教会我们在贫瘠中寻找意义,在局限中仰望星空。那些曾经走过的泥泞,吹过的瑟瑟寒风,熬过的漫漫长夜,最终都化作了生命的底色。



散文



小说

左边,是一棵树。
右边,是一棵树。树的右边,是一个垃圾桶。

班长老蓝巡查发现,老李手里攥着一只黑色塑料袋,站在两棵树的中间,四处张望。老蓝给老李递上一瓶矿泉水,不慎触碰到那只黑色塑料袋。老李像触电一样颤抖,退到一边去。老蓝说,快去树下躲太阳吧,小心中暑。

老李拧开瓶盖,往嘴里灌水。

刚才,老李趁周围没有人注意时,偷偷打开塑料袋。他的手刚碰到那团硬物,儿子昨晚的电话就涌上心头。儿子说,想把孙子转到城里读书,购房款还差一小截……电话里,孙子哭闹着要买新书包。老李觉得,好像有一千双眼睛在盯着他。

老李左看看,右看看。

老蓝感觉老李的神态有些异常,就问他,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?

老李说,我在等人。

老蓝说,也可以到树下等呀。

老李说,不行。那样的话,那个人不一定能看到我。

老蓝说,看不到你,他不会打电话吗?

老李一脸严肃。他说,那个人没有我的电话。

老蓝说,那你就打电话告诉他,说你在树下等他。

老李说,我也没有那个人的电话。

老蓝觉得奇怪,他问老李,那个人究竟是谁?

老李闷不吭声。

老蓝再次巡查发现,老李仍然站在两棵树的中间。车辆和行人,匆匆从老李的面前走过。老蓝就说老李,让你去树下躲太阳,你不听,到底是怎么回事?

老李仿佛又听到老伴的叹息声。老伴不止一次问他,我们家的墙壁,下雨就返潮,什么时候才能装修……汗水顺着沟纹,渗进老李的眼睛里,酸酸的。老李揉揉眼睛,他觉得,如果是失主,他也会心急如焚吧?

老李看了老蓝一眼,说,要不,你陪我去派出所吧?

笨老李

潘国武

老蓝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他问老李,去派出所干什么?

老李说,再等下去,我心里就不踏实了。去了,你就知道了。

到了派出所,老李把手里那只沉甸甸的黑色塑料袋递给值班民警。那一刻,老李心里那根绷紧的弦,“啪”地断了:昨天,儿子在电话里淡淡地说道,我们再想办法,你别太累了。现在好了,什么都不用想,老李感觉没辜负谁。

塑料袋里,总共装有十万元现金。

民警问老李,在哪里捡到的?

老李就带民警去查看那个垃圾桶。由于一时没有找到与失主相关的信息,民警告诉老李,等联系到失主后,再通知双方到派出所交接。从派出所出来,老蓝就说老李,你这保密工作,做得还挺到位的。

老李反问老蓝,你知道我为什么不站在垃圾桶旁边吗?

老蓝摇摇头。

老李说,那样过于明显。万一这笔巨款被人冒领,我岂不是成了“糊涂人”?

那个路段偏僻,目前还没有装上监控探头。

这一点,老李也知道。

这事传开后,有人觉得,老李太笨了。

第三天中午,民警打来电话,通知老李去派出所。

见到老李,失主雷老板主动迎上来。

原来,雷老板就住在附近小区。早上,雷老板顺手提垃圾袋出门,一边走一边打电话。出小区后,他去了好几个地方。下午才发现,钱丢了。由于不记得在哪里丢失,雷老板就叫人帮忙沿路寻找,直到民警找上门来。

说着,雷老板当着众人的面,给老李塞上五千元“酬金”。

老李的双眼瞪得大大的。老李说,你的心意,我领了。这钱,我不能要。

雷老板感到很吃惊。因为他打听过了,十万元相当于老李近四年的工资。金钱面前,老李没有鬼迷心窍,雷老板心甘情愿出钱酬谢。随后,雷老板就让民警和老蓝帮忙劝说,让老李收下这份心意。

老李说,他捡到这笔钱的那一刻,首先想到

的是“失主肯定非常焦急”。

那笔“酬金”,相当于老李近两个月的工资。金钱面前不心动,少见。从派出所出来,雷老板让人打听老李的家庭情况。

老李的家,是一栋两层高的毛坯房。一楼“荣誉墙”上,贴满奖状,上面写着老李的老婆、儿子、儿媳妇和两个孙子的名字……雷老板听了,感慨半天,连说“怪不得”。

老李再次被通知到派出所时,雷老板送给他一面写有“拾金不昧 德高心清”的锦旗。雷老板说:“老李啊,你这个大哥,我交定了。”

老李来回抚摸那面锦旗,他还趁人不注意的时候,把脸贴在了锦旗上……



诗歌

陀螺

张依晗

抽陀螺的时候
必须得使着一股狠劲
夹杂着一些狠话
如此,越抽转得越快

偶尔,也会稍作挣扎
紧抽几下
便会又步入正轨
乖乖旋转,不知疲倦

我看见很多人
手里挥舞着鞭子
抽打着脚下的土地
过着停下就被鞭挞的生活